

編號：2

小雅·蓼莪¹

詩經

蓼蓼者莪？匪莪伊蒿²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³！
蓼蓼者莪？匪莪伊蔚⁴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⁵！
餅之罄矣，維罍之恥⁶。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⁷。
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⁸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⁹。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
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¹⁰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¹¹。
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¹²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¹³？
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¹⁴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¹⁵？

一、作者簡介

《詩經》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，收錄了自西元前十一世紀（西周初期）或更早，至西元前六世紀（春秋中葉）約五百餘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。《詩經》最初稱《詩》或《詩三百》，漢代儒者奉為經典，於是稱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的詩歌，大概是上古時有人將民間歌謠記錄下來，成為最初有記錄的詩歌；最早記錄者可能是些樂工，收集後在宴會奏樂唱歌，於是各地都有了本國樂歌。據古籍又有記載說：周天子命「行人之官」到各地搜集詩歌，交給太師審訂、編訂，再供在各國使臣往來宴會、祭祖、房屋落成、出兵、打獵等場合演奏。這些唱詞，本帶着樂譜，當時通稱作「詩三百」，後來樂譜亡佚，只有唱詞兒流傳下來，便是《詩經》中的詩歌。傳統上將《詩經》分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三大類。「風」是民歌，《詩經》有十五國風，共一百六十篇；「雅」是宮廷樂歌，分「大雅」三十一篇、「小雅」七十四篇；「頌」是用於宗廟祭祀的讚美詩，有四十篇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此篇是兒子哭悼父母的哀歌，大概是在墳前祭奠時所唱。根據古代《詩序》的說法，《蓼莪》是周朝周幽王時人民勞苦，孝子不能孝養父母，故作詩諷刺。後來學者，認為「詠詩之事不可考，而孝子之情感傷痛極，則千古為昭也」，不一定與諷刺有關，清代方玉潤譽此詩是「千古孝思絕作」。此篇在

《左傳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後漢書》等典籍已見引用。不僅在後世詩文中常有引用，朝廷所下詔書也屢屢言及。

三、注釋

1. 小雅：「雅」是宮廷樂歌，分「大雅」三十一篇、「小雅」七十四篇。
蓼莪：篇名，^粵[綠俄]，[luk6ngo4]；^漢[lù'é]。
2. 蓼蓼：植物高大樣子。莪：即莪蒿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匪：非。伊：即維，是的意思。蒿：指青蒿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3. 劬勞：勞苦。
4. 蔚：牡蒿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5. 勞瘁：勞苦。
6. 斝、罍：古代盛酒器。斝較小，罍較大。罍：^粵[雷]，[leoi4]；^漢[léi]。
罄：盡。
7. 鮮民：孤獨無依的人。鮮：^粵[洗]，[sin2]；^漢[xiǎn]。
8. 怙、恃：依靠。怙：^粵[互]，[wu6]；^漢[hù]。
9. 出：出門。銜恤：含着悲酸。靡至：沒有來到，靡：^粵[美]，[mei5]；^漢[mǐ]。
10. 鞠：養。拊：同撫。畜：養。復：同覆，庇護。腹：懷抱。
11. 昊天：上天。罔極：無準則。句指上天不近人情。
12. 烈烈：嶮嶮的假借字，山高峻的樣子。飄風：大風或旋風。發發：風聲，^漢[bōbō]。
13. 穀：善。害：遭殃。
14. 律律：義同烈烈。弗弗：義同發發。
15. 卒：終，指終養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蓼莪》是古代詩歌總集《詩經》之一篇，內容寫思親之情極為哀切，篇中賦、比、興手法交替使用，聲情並茂，藝術技巧極高。《蓼莪》詩分六章，分三層意思，首二章每章四句，寫父母生養的勞苦；中間兩章每章八句，寫失去父母的痛苦；末二章言父母之崇高偉大及自己內心之痛苦。

首兩章「蓼蓼者莪？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！蓼蓼者莪？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」，寫父母墓地所見，墓地長起高高的植物，細看之下，並不見莪蒿，而是青蒿和牡蒿，何以這樣說呢？可能是孝子在墓前心神迷亂，故有所誤認，並以此「起興」有所聯想，可見其哀慟。也有可能是詩人在打比喻，莪蒿可食用，喻人成材且孝義，但青蒿和牡蒿卻粗惡不可食用，聯想到自己不成材，未能盡孝。兩章頭二句就即景而馬上直吐感念父母，詩人回想父母撫養自己，是多麼辛勞，以至憔悴成病。首章先言「劬勞」，次章接言

「勞瘁」，意思上已有所遞進，情感在發展；兩章結構相同，用結構重複句子反復詠嘆內心愴痛。

第三章「餅之罄矣，維罍之恥。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」八句，抒發失去父母的哀傷，首二句以餅喻父母，以罍喻子，餅、罍皆古代盛酒器，餅較小，罍較大，餅小而酒已盡，比喻父母得不到自己孝養；罍大而恥，比喻自己不能孝養父母，是很大的羞恥。「鮮民之生」二句，詩人自嘆是孤苦的人，雖活着，但還不早死了好；沒父親、母親，還有甚麼倚靠呢？每當出門都是滿懷悲傷；進門來則回顧茫茫，好像已再無可歸的家。

第四章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八句，思念父母撫育之恩，前六句講述父親生了自己，母親哺育了自己，愛撫自己，養活自己，教育自己，看顧自己，保護自己，進進出出抱着自己，將首章說的「劬勞」、「勞瘁」具體化，詩人一連用了「生、鞠、拊、畜、長、育、顧、復、腹」九個動詞和九個「我」字，六個排句，用語似拙而表達情之真，絮絮叨叨，聲促調急，如哭訴一般，姚際恒《詩經通論》說六句「勾人眼淚全在此無數『我』字。」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二句，詩人因不得奉養父母，報答親恩，痛苦之極，於是呼天抱怨，怨天之變化無常，奪去父母，使自己欲報而不能。

最後二章「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？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」八句，承第四章之哀痛情緒，再加重對不能終養父母的哀嘆，結構亦如首二章，前後結構相似，重複詠嘆，「南山烈烈」句，先是以墓地所見南山起興，南山高峻，大風猛烈地吹着，詩哀嘆別人都有父母在堂的好日子，為何自己卻偏偏遭禍？

此篇寫作上賦、比、興三種手法交替使用，首二章、末二章用興，第三章先用譬喻的「比」法，後用直述的「賦」法，第四章全是賦法。三種手法靈活使用，篇章前後呼應，音節迴旋往復，音樂性強，傳達孝子哀傷情思，真切感人。章法上，首二章、末二章形式複疊，加強了韻律感和加倍強調感情。篇中又靈活使用疊字，如「烈烈」、「發發」、「律律」、「弗弗」四個入聲字重疊，加重哀思，讀起來如嗚咽之聲，感染力強。

此篇以生動意象語言，感動後世無數讀者，朱熹《詩集傳》中提到晉代王裒因父親之無辜被加害後，讀《詩經》每至《蓼莪》每次都哀痛流淚，於是他的學生為此都不再讀此篇，不忍老師的傷心。嚴粲在《詩輯》中甚至說：「嗚呼！讀此詩而不感動者，非人子也。」

《詩經》中詩篇的韻腳，無論用普通話或是用粵語去讀，有許多地方都並不諧協，因《詩經》距離現在已有兩千多年，上古語音和現代語音差別很大，故此，音韻學學者，由明代陳第《毛詩古音考》、清代江有誥《詩經韻讀》到

現代學者，按照《詩經》用韻的實際情況概括出《詩經》時代的韻部，叫做「古韻」。另外一個問題，是《詩經》中不少詩句以代詞或語氣詞收尾，韻放於其前，可視作「句中韻」。（如第四章）。

若考慮採用古韻誦讀，注意首章「蒿、勞」押韻；次章「蔚、瘁」押韻，蔚音尉；三章前六句「恥、久、恃」押韻，久按古韻擬讀「己」；後二句「恤、至」押韻；四章首六句「鞠、畜、育、復、腹」押韻，後二句「德、極」押韻；五章「烈、發、害」押韻；六章「律、弗、卒」押韻。